

买下一园栀子花

平利 王仁菊



三月桃花七月荷，六月栀子香阵阵。小学时，梳着两条大辫子的语文老师给花儿按月排了座，编成歌谣教我们唱。旁的不记得了，就这一句始终不曾遗忘。去学校的路上，满山都是野桃花，三月的桃花能人的眼睛点燃。学校操场外那一塘莲藕还没长出花苞来，就成了语文课的露天教室，老师常笑嘻嘻地把我们头到塘子边去读书，大家采了荷叶顶在头上遮太阳，读着读着突然就嬉闹起来。六月间，栀子开花了，老师的大辫子上总别着一两朵玉白的花儿，风把香气送得很远，我们循着花香就知道她在哪儿。那时候，我们就有了送老师的礼物，把屋前最大朵的栀子花折下来送她，她欢欢喜喜地收下，多的用保鲜纸插了放在讲桌上，有时也挑出几朵别在女孩子的发髻或衣襟上，惹得男生们一脸的不服气。

我自小就偏爱这些花，尤其是栀子，说百媚千红独爱它一种，也不为过。每年栀子花开，便会一改懒床的毛病，早早梳洗停当去菜市场淘花，遇到色泽白晳、朵大叶肥、香气馥郁地买上好几把，自己插瓶，也送人。每间屋子都插上几朵，包里也放两朵，只遗憾不时兴在衣襟或头上别几朵了。

偶尔路过花店，琳琅的花卉美丽芳香，甚至惊艳。于我，却不及狗尾巴草或蒲公英亲切，人得了眼，人不了心。它们如何娇艳，却不是我花样年记的相识，未曾听过我的花样心思。

前几年，单位迁址，由县城东头迁到了菜市场边，同事们都嫌太吵，我却很喜欢那热气腾腾的气息。尤其是栀子花开的时候，出门就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卖花

人，他们有的专卖花，有的卖菜兼卖花。单位对面拐角处有个专卖栀子花的大爷，我常站在窗前看他卖花，每日满满两竹篮，花的品相好，卖得也快。但我每次路过只看看，从不买。他用细细的扎丝把花扎成小把，看着心里就勒得慌。

一日路过，他突然叫住我，说：“女娃子，漂亮的姑娘都喜欢买我的花儿，你咋不爱买哩？”我被他逗乐了，说：“因为我不漂亮呀！”他不依，说你得给我说道说道。我说，我喜欢棕叶或稻草系着的花儿，不喜欢铁丝捆扎的。他若有所思地看我，说那你明儿来。

二天上班，还没到单位门口，就见他远远招手叫我，到了近前，他指给我看篮子里的花，都用新鲜的粽叶松松地系成小把，花叶上泛着淡淡的水汽，看起来青白鲜活。我说花还是开在树上得好，离了树少也要像在树上一样的好。他点点头，从篮子里挑了极旺相的一束花送我。我嬉笑着说：“漂亮的姑娘都买你的花儿，这不买可不漂亮了嘛！”他挤挤眼睛说：“漂亮的姑娘买我的花儿，又漂亮又喜性的姑娘直接送花儿。”然后催我赶紧上班，别迟到啦。我捧着花，忍不住乐，我拿着花儿和他路边闲聊一会儿。

老爷子七十多了，家住在县城北坡的五峰村，一辈子当菜农，养下个儿子却

出息得不得了！在南方上了名牌大学，毕业打拼几年后，与人合伙在深圳开了公司，生意做得很有起色。一直想接娘老子过去享清福，可老两口舍不得种了半辈子的地，也受不了那湿热的气候。过去住上十天半个月就思家得不行！想老家清凌凌的水、绿茵茵的山、悠悠闲闲的光景。菜园不动了，也不舍得荒了地，就请人栽上了栀子花。劳作惯了的人，几天沾不着泥腥气儿，心里就空的是慌。说是种花儿，不如说是遛人。身边的老伙计慢慢都走了，儿孙常不在身边，亲戚们各有各的事情，虽说地方人情厚，街坊四邻也都亲，可日子还是不免冷清孤寂。老两口日去地里转悠两趟，拔拔草，同坡上劳作的人唠几句。出来卖花时，和买花的年轻人叨叨闲闲，感觉又回到当菜农那会儿，心里就滚滚烫烫的舒坦。老爷子风趣得紧，说在南方，很多人在公园里遛鸟，其实是鸟遛人。那城市大的！人穿梭子一样，进进出出也没几个熟面孔，经济厚实，人情却寡淡，要不是鸟拖着人出来遛，好些老家伙可能就要在家搁发霉了。

我问他咋起了种栀子的念头？大爷说：“你姨年轻的时候，爱那栀子花儿爱得要命！我打小就给她送花儿。再说，没这两篮子东西我咋混市场哩？”我打趣他还是个懂女儿家心思的，这是把哄阿姨的手段用在了卖花上。他嘿嘿地笑，说哪个村里还没个可爱的小芳呀！你可别小瞧我是个卖菜的，小市场大舞台，在那儿扑腾了几十年，那识人的眼力够火候哩！咱要是想在步行桥上摆上个摊子，那也是一招一个准儿。我被他神气十足的模样逗得不行，说那你给我相相面，他说你一看就

是个呆的，笑起来瓜兮兮地，痴子一样！我忍不住吐槽，原来还是个迷糊的，这不是骂我呢嘛？他哈哈大笑，说傻点好啊，傻人有傻福嘛！

有时候，老两口一起在路边卖花，说说笑笑，很是欢喜。我偶尔凑上去打招呼，站在路边陪他们闲聊几句，看他们相互挤对逗乐，阿姨就把几枝花塞我手里。

之后每年，栀子花上市，我是第一个顾客，也是最后一个。老爷子总笑说，一园子的花都拣最好的给我了，算是把一园花都卖给我了。我也总是很欢喜地应承他；确实赚了大便宜，几钱碎银子就买下一园的栀子花。

去年底，新建的菜市场运行了，单位门前的马路市场全段取缔。今年初夏，街上鲜少遇到卖栀子花的人。我在新市场里转了许多回，没有见到老爷子。

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去了一趟北坡，环山村道周围的坡地上有好几处栀子园，每一园都很兴旺，枝叶翠绿，花朵莹白，暗香浮动。想着其中有一园是我曾“买下”的，心里就安然得很。猜想，他或许加入了南方遛鸟的队伍，又或许嫌市场拘谨，去了别的地方卖花。

去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阳台上，茶几上的栀子花在灯光下通透亮白，幽香阵阵。想起北坡上那几园栀子花，插在瓶里的花也像开在树上一样香，一样美。可再怎么香，怎么美，却少了园子里的那种生机和昂扬。栀子花还是开在树上得好！那满园的栀子花呀，就那样兴旺地开在园子里，挺好！

化龙山秘语(组诗)

紫阳 钟长江

走进化龙山

的呈现

无数朵描绘化龙山
一百种颜色的执念
既有达芬奇的神秘
也有梵高的热烈
还有大写意的恢宏
无数次走进化龙山
每一次都有着新奇和发现
每一次都感受着自然的美
生命的好
山花烂漫，林间飞瀑探头探脑
草木葳蕤，绿云追赶着流云
一路向东的风
吹红向阳的山坡
雾凇傲然，银盔银甲屹立山巅
天空巡视的金雕
饮水的兽松果的松鼠
敲打树干的啄木鸟
枝间一跃而过的林麝
低眉顺眼的毛冠鹿
机敏的云豹大大咧咧的黑熊
自带流量的蓝喉太阳鸟
落落大方的三尾褐凤蝶
振翅欲飞的鸽子花
西南而立的红豆杉
排兵布阵的
冷杉青杆长序榆龙卷柏
绝不放过肉眼可见的高地
针脚细密的
荚果层层的黄荑荑杜鹃
缝缀化龙山的衣襟
司空见惯的丝茅
行色匆匆的蚂蚁
大地上的动物和植物
这些亲爱的兄弟姐妹
它们都是化龙山的孩子
它们用个体的生命
汇聚化龙山的呼吸
走进化龙山
我总是心怀愧疚
总是把林间的雾
看成连绵的泪水
过往的岁月里
我们对自然界犯下的错
在化龙山得到了救赎
没有任何恼怒不会被宽恕
没有任何迷惘比化龙山更深
没有任何修饰
可以描摹化龙山的神韵
巴山秘境，2917米的高程
化龙山就是主题

飞翔的鸽子花

化龙山孕育的精灵
高处的光
枝头点燃的灯
平铺直叙的日子
一种惊喜飞直下一座山的记忆
盛开6000万年的等待
午夜醒来的月光
探访一朵花的秘密
冰销的花瓣
浓缩一座山的秘语
蓝天蓝白云白
天地间的纯粹和热爱
在一朵花儿安家
有风来朝
一朵花的内部
雷霆呼喊着闪电
碧浪滔天
飞翔的鸽子花
化作白帆点点

相遇毛冠鹿

冷杉树下，荚果层挤挤挨挨
毛冠鹿悠闲地啃噬嫩尖
也许是过于关注眼前的食物
也许是长年的安宁祥和
让它没有了传说中的机敏
十米之外，我注视着
毛冠鹿的一举一动
它抬头望一望我
一脸的天真和信任
额头一簇马蹄形的黑色毛发
像极了邻家的男孩
机会不能错过，虚荣心怂恿
我录一段炫耀的视频
指尖刚搭上兜里的手机
毛冠鹿拔足狂奔
竖起的尾巴扯一白白色的旗
溜溜烟消失在密林深处
荚果层兀自摇晃惊悚未定
想这以后，忍饥挨饿
毛冠鹿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
盲目的摸索食物和水
如果不曾相遇
如果互不打扰
自黄绿黄昏滚动的阴影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一条河的生态美学

化龙山接纳露珠和雨水
这些爱哭的孩子
汇集，涵养，排列组合
羽翼丰满之后
化龙山给它们
取上双翅的名字
岚河，南江河，黄洋河，霸王河
它们不顾大貌的挽留
它们从化龙山出发
终归要回到化龙山
怀揣初心和使命
一条河走进一条河
一条江融入一条江
苍穹之下
大地上的洪流
涌动生命的源头
滋养一切又回归一切
树的汁液，庄稼的根须
花瓣草尖晶莹的目光
跳跃的鸟飞翔的鸟
美丽的城市和乡村
风追着云，云笼着山
一条河的生态美学得到圆满

与冷杉书

化龙山入口
一棵冷杉迎接着我
它和一块路标站在一起
挺拔，阳光，活力四射
像极了青葱的少年
风携着我的问候
冷杉拘谨地微微颌首
它的膝下，八角莲
狭叶瓶儿草笑作一团
熙熙攘攘中
百万冷杉吞云吐雾
与蓝天上下呼应
完成了对一座山的合围
这树望着那树高
受了葡萄钩子的蛊惑
我手脚并用攀上
2800米的鹰嘴崖
一棵冷杉傲然若鹰
抓住巨石的飞檐稍做停留
裸露的根泛着青铜的光
树干龟裂，菱形的裂痕里竖立
一只只眼。笑着风云

清汤面

张朝林



我独爱清汤面是有缘由的，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

第一次吃到美味清汤面的，是在熊寿安的办公室兼卧室里。

我从双河口乘车去石砭河，文友们相聚一起，凳子上坐的、床上坐的、办公桌上也坐着人，海阔天空地闲聊，从《人民文学》《当代》《钟山》聊到《诗刊》《星星》再聊到《诗经》《四大名著》最后落脚到刚刚起步的油印刊物《南江河》不觉得太阳偏西，错过了政府机关食堂的午饭，那时候，一份饭菜五角钱，都觉得吃不起，年轻人为了省钱，自己做饭，一个煤油炉子、一口锅、一把菜刀、一块菜板，就撑起了生活。大家肚子饿得咕咕叫，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赖着不走。寿安从办公桌上跳下来：“大家齐动手，咱们下清汤面！”

于是乎，坐在办公桌上的、床上的都跳下来，支煤油炉子的支炉子，洗菜板的洗菜板，剥葱的剥葱。那是一个小小的铝锅，一锅面，本不够七八个人吃，碗筷也不够，分三次吃，吃成流水席，第一波吃完的，赶快洗碗筷，递给第二波吃的人，寿安、杨也和我吃老，放第三波吃。一锅清汤面熬熟了，撒一把盐，刷一坨化猪油，丢进清汤里，七八朵圆形的猪油花，在清汤上浮动，再滴几滴醋，丢进翠绿的葱叶，满屋里飘散着猪油的香味、醋的香味、葱叶的香味，让我们馋得流口水，呼噜呼噜，还没有回味清汤面的美味，一碗清汤面就下肚，大汗淋漓地砸吧着嘴。这是第一次注

意到清汤面的美味，这种美味，既是饥不择食中的美味，又是文学做调料的美味，更是热血青年们在一起青春激昂的美味。这清汤面的美味，植根于我心深处。

第二次吃清汤面，是在平利车站旁的国营食堂里。

放假了，我在双河口候车。那时候交通闭塞，安康到镇坪的班车，每天对开一趟，从石砭河到双河口，连路搭车的人，把班车塞得满满当当的，行至双河口根本就塞不下，我连续等了五天，才勉强挤上上班车，被夹在过道的人缝里，一路上摇摇晃晃，身子骨都散了架，归心似箭的我依然感到十分庆幸。

车过滚子坡，肚子开始咕咕叫，清水直在嘴里翻滚，看着公路下边清亮亮的坝河水，真想跳下车趴在河边美滋滋喝几口解解饿。矮墩墩的平利县城，被一座水泥桥拉着，桥头下边，就是安康运输公司客运站，客运站对面的公路边，是一个小小的国营食堂。班车进站后，售票员开车门就嚷嚷：“休息半个小时，吃饭，上厕所。半个小时后，上车，各就各位，站着的继续站着。”

车站边有个水龙台，有的乘客，嚼着干馒头，嚼着水龙头喝水。对面的国营食堂里，飘来了炒猪肉的香味，我按了按内裤的口袋了，那里是两个月的工资，七十多元，两个妹妹两个弟弟都在上学，指望着他哩。可是，我饿得眼睛发黑，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刚刚迈步，就

打蹩脚。我狠了狠心，躲进厕所里，打开内口袋，拿出一元钱，准备在国营食堂“美餐”一顿。

餐厅里摆放四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篾篮子，篾笼下放着一碟盐巴，仅此而已。最打眼的是柜台下放着一个大大的钢筋锅，多半锅油汪汪的臊子汤，汤上浮着一片一片的大肉，红的辣椒，绿的葱花也漂浮其中，冒着青青的烟。柜台里边是一口大锅，煮着挂面，细细的白挂面，是一条细细的白龙，在这口大锅里，翻江倒海。煮熟了，几个服务员就用长长的筷子捞面，二两面，一勺清水碗里，负责舀臊子汤的，先用筷子夹三片肉，放在碗里，然后舀半勺子油汤，八毛钱一碗的清汤面落成。

我端起热气腾腾的清汤面，先嗅了嗅，过一把鼻子，然后仔细看看这碗面，汪汪的油朵铺满碗面，最诱人的三片肉，在碗中央晃来晃去，周围跟着辣椒片和葱花，躲在清汤下面的细面，缠缠绵绵的玉丝，卧成一碗燕窝。先喝一口汤，让我飘飘忽忽；再吸几条面，让我欲罢不能；然后咬一片肉，一片肉分三次咬，轻轻嚼，肉片里的油，轻轻地滋润，轻轻地流入我的胃里。再咬一口肉，和着葱花、辣椒片一起，把爆发出来综合的美味一起吞下，这人间的美味。

面吃完，清汤喝完了，剩下一片肉舍不得吃，又向服务员讨了两句子面汤，丢一勺盐，让这片肉伴着半碗清汤一起下肚子，我打着饱嗝，出了食堂。

三元村走笔

汉阴 陈绪伟

走进三元村，见识到“三官殿”，就知道这是神化的村名。月河北边的县城，背后是龙的山岗；县城的月河南边，栖落的是凤的山峦；龙凤脚下趟出一川平坝，照应两岸青山。城南郊区的三元村，土地肥沃，兼有大木坝、沙沟两座水库，渠堰流畅灌溉，实在是难得的一块宝地。因而，三元梁人家，既有了县城给予的便利繁华，又享受乡村的自然宁静。

山下大木坝河两岸，过去是乱石荒坡，广种薄收，稀疏几户人家艰难度日。明末清初迁徙来诸多移民，又遇旱灾雨涝，水毁田粒粮食歉收，人们的日子煎熬困苦。清康熙23年间(1684)，移民与当地百姓同心合力，敬奉天神上仙的庇佑，跪拜祷告赐福避灾，祈求风调雨顺，人们慷慨解囊，修建了三官大帝神龛。神殿建在黄土梁上，过去叫“三官庙”；因此，人们就把黄土梁，以三官大帝神龛之名，改称为三元梁。后来政府在这里设立行政村时，就延用三元梁地名，定名为三元村。

三元村，汉渝公路一条主干道，柏油路平整宽阔，曲绕通达该村全境，并蜿蜒盘旋而上凤凰山，连通县城汉水一江两岸。过去，从县城走陆路南行，也是从这里翻凤凰山，到渡渡，过汉水，进巴山，抵达四川。如今，公路经过的三元之地，路肩整洁无碍，水沟通畅，路沿外两边，栽植有香樟、桂树、枫树等各类乔木树种，树下绿草丛生，四季盛开五颜六色小花，散发出郊外原野的生机气息。

很难想象，一个县城郊区的小村，却有农民自己的村史馆。展馆面积近150平方米，分四个板块，精心挖掘历史图片、资料和实物，呈现出三元荣光、村史由来、时代变迁以及恬静淳朴的农耕文化生活，真实溢美地打造出“近融县城、远和乡村，亲山护水，留住乡愁”这一独具特色的村落文化。

三元村史馆，是一座新建而有时代风情的二层小楼。走进展馆内，古香古色的展示风格，即刻把人带进了“乡愁”的年代。在这里，看得见土草草房，摸得着水车大



磨；听得清泉溪瀑鸣，闻得到鸟语花香；能观赏到大集体劳动的热火场景，也可体验出草帽锄头镰刀的沧桑岁月。尤其难得一见的知青合影，一个个憨笑可掬，即刻能让人沸腾出青春的热血和激情。

面对三元窑窑的老照片，心情格外激动。砖窑火焰缭绕的大场面，虽然有些的模糊不清，仔细看就明白，三元黄土黏性好，且有微细沙粒混合，那是火烧砖瓦的好材料，所以县府在此地建窑官。照片上，灰脸赤膊汗泽的窑工，搬运着大块大块的青砖，青砖上制有城砖砖字样，这样的资料该有多么珍贵啊。

此时，我想起了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县赵世震捐银粮筑补城墙，内外加砌青砖；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大型大修砖城，三年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县城墙，县城壕，还有高大的文峰塔建筑工程，用砖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无须猜测，足以可见三元黄土一沟，砖窑数量之多，砖窑规模之大。可以想象，当时三元梁上那烧砖、运砖、县城那搬砖、砌砖的情形，该是一个怎样宏大、壮观的劳作场景！在这每一块砖上，无不渗透着老工匠们和三元人的心血和汗水。馆里展展的青砖，虽然饱经风霜雨打、岁月侵蚀，却色泽依然未变，神韵依旧活现。既叫人肃然起敬，又让人思绪万千。

文明村风哪里来？就是从文化中来。有了文化的滋养，有了文明的熏陶，良好的风气才能孕育而生。“文化采风”我们来到三元村，年青支书陈忠秋，振振有词这样介绍说。

然而，文化又从哪里来？用怎样的文化来滋养？通过对三元村实地查看和了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村里文化的“大文章”。

绿树陪伴的水泥公路，干净清丽的河沟池塘，敞亮安静的农家书屋，乡贤汇聚的文艺队伍，诚挚勤俭和的文化墙壁，宽敞美化的文化广场，老少皆宜的健身器材，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部室齐全、功能完备——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娱乐室、文化排练活动室、综合教育培训室、文化活动室；同时配置了电脑、投影机、电视机、音响设备等，图书、棋类、球类和各类民俗乐器、演艺服装等文化活器具。村

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达到了市级标准化水平。不仅极大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加快了美丽乡村建设步伐，文明村风带民风取得明显成效。

近几年来，三元村以“农家书屋”“百姓大舞台”“百姓讲坛”“农民运动会”等农民们喜欢的阵地和舞台，活力承载三元村人的精神风貌。切实采取“形式新、内容丰、覆盖广”的文化活动举措，以点带面扩大和调动村民积极性，多途径开展文化公益活动，让广大村民吸收文化营养，接受文化熏陶，感受文化魅力，从而达到了“学文化、换头脑，长知识，兴民风”的实际效果。

人勤春早，三元村民就这样神明。乐于敏感县城生活的异动，勤于抓住创造财富的契机。每当东方发白，晨曦的轻纱还笼罩着县城时，三元梁直通县城的公路上、连通村组的道路上，早就悄然忙碌起来了。一辆辆摩托车、电动车，还有三轮车驶出农户，沿着铮亮的公路村道，驶向县城的老街新区。

骑摩托的三元汉子，瞅着城市开发的机遇，戴盔帽护袖套，车载卷尺泥刀，趁早起向建筑工地。他们不那么羡慕城里的工薪族，也不在意别人的脸色，熟练地操作钢筋水泥，将一座座高楼竖起。一月挣它个万把几千，腰杆挺得笔直；蔑视那些只拿钱不好好干事的“公家”干部，更有点瞧不起那些好吃懒做的人。

踩着三轮，踏着电动车，提着竹篮的三元梁女人们，既勤俭能干，又低调温情，最关注城里人日常生活的需求和变化。她们每天起得比鸡早，踏着朝雾晨露，把新鲜嫩绿的蔬菜、顶花带刺的瓜果，这些适令绿色的品种，及时送往县城的超市，或农贸市场去兜售。她们总是宁愿少挣点，也要快出手，讲求种菜和卖菜的双赢，才是“和气生财”的正道。于是，瓜果蔬菜三两下就批发出去了，换一把花花色色的票子，立马就往回赶。她们赶回去，就急忙下地整理菜园子，有草的要锄草，缺水的要浇水，适令的要栽种，查看明天可卖卖的瓜蔬，还要给男人做饭，照顾老人孩子。每当直起身子，放眼收拾好的田地，便忘记了疲劳。

三元梁上，一茬茬蔬菜瓜果长起来，一筐筐蔬菜卖出去，一幢幢别致小屋竖起来，三元人的日子，如今过得风生水起。

三元一村，大木坝一条河，三分三色三十里芳香。下木坝田野肥沃，春季油菜花开一片金，秋季稻谷飘香满地黄；中木坝万亩荷塘，盛夏荷叶遮日，荷花艳阳，微风轻吹，荷香袭人，陶情沉醉。上木坝梯田攀山，垄垄茶园，绿树鲜绿，层层飘香，沁人心脾。不时有蜂飞蝶舞，更有雀鸟掠过。天是蓝的，山是青的，水是洁的，地是绿的，路是亮的，房前屋后是香的，小村风景尽是神来之韵。



清淡一杯茶 申小荣作